



开在树上的白荷花

■董雪丹 文/图

总是先闻到缕缕清香,然后才寻找花之所在。

花儿长在高处,如果不是香气的指引,很难在意隐藏在枝叶间的花朵。与此花相映的叶子太笨拙、太寻常了,甚至一直因为不喜欢它的叶子,很少关注它的花朵。

直到前年,就在中心城区的人行道旁,看到一棵长得还不太高的小树,开着几朵硕大洁白、形态如荷的花儿。因为对花的喜欢,才对叶多看了几眼,叶片肥肥厚厚的,正面绿得油亮,背面是暗褐色,是我平日里不大喜欢的感觉。可作为一棵会开花的树,恰恰因为有这样的叶子映衬,反倒让花儿更动人。这棵开着花儿的树,将柔媚与朴拙、明亮与暗淡、新生与沧桑,集于一身。

走近看花,看到洁白的花瓣包裹的“心”,下面如一个莲花宝座,上面嫩生生的细蕊如一只只舒展的长袖。脑子里立刻飘出一首歌:“一念心清净,莲花处处开。一花一净土,一土一如来。”

树旁,车水马龙,人声鼎沸,但这丝毫也不妨碍花儿的清丽脱俗、纤尘不染。身旁的热闹是别人的,它只清静着自己的清静,洁白着自己的洁白。它在树上随风而动,像凌波仙子在水上舞蹈。它像极了开在高处的荷花,不只形态相似,骨子里透着的品格更是相似。

它打动了,我当然要去了解它。知道这开在树上的白荷花有着荷花玉兰之名,不禁感叹:真是花如其名。

荷花玉兰最广为人知的名字是广玉兰。说到这个名字,自然想起初春时未叶先花的白玉兰、紫玉兰,它们有着相近的名字,不同的是,广玉兰春末夏初开花,叶子四季常绿。

这几年我们的城市绿化越来越好,广玉兰也越来越常见,很多路段都用它来



做行道树,有人用“姿态雄伟”“叶阔荫浓”来形容它的树姿,倒也恰如其分。博物馆、图书馆前,也植着高大的广玉兰,树与馆,同处闹市之中,同样很沉静,气质很相合,这种搭配,实在巧妙。

喜欢了,自然越来越在意。从5月到7月,总会偶遇它幽幽的香。即便在浓稠的夜色里,不用看,也知道它的存在。借着路灯的光,可以看到一朵又一朵的花儿高高地立在枝头,在茂密的绿叶之中闪着玉质般的青白。

我还是更喜欢叫它荷花玉兰,喜欢它荷花似的花朵。看的多了,有时也会想把那洁白柔嫩的花儿摘下来,揽入怀中,拥有它的芬芳。爱极了,却是不忍,不忍伤害它的高贵、美丽和清纯。只是默默地、一次又一次仰望、寻找,寻找隐匿在树叶间的白荷花,每找到一朵,都是一次惊喜。

荷花玉兰开花有早有迟,在同一棵树上,有圆鼓鼓的饱胀到马上要破裂似的花苞,有盛放得如梦如幻的大花朵,有的开始一片一片地零落。风过树梢,几片

微微泛黄、厚实的荷花玉兰的花瓣掉落在地上。花落的声音,一如心动的声音,真的可以听得到,这种美妙,非荷花玉兰莫属了。捡起片片飘落地的花瓣,让手上心里都沾满它的香——比百合花淡一些,比荷花浓一些——它自有自己的独一无二。

花瓣凋谢之后,它的“心”还在,挺立在枝叶间,再一次成长,直至成熟为一个果实。果实刚开始是淡黄色的,有点像缩小版的菠萝,慢慢变成粉红,果皮逐步裂开,一粒粒鲜红的种子会探出小脑袋,随着果皮渐渐干枯收缩成灰褐色,种子也会一个个挣扎着逃离。这时,看起来像皱巴巴的小松果,只是荷花玉兰的种子可比松子夺目多了,像一颗颗南国红豆,红得耀目,红得多情。

看荷花玉兰,从冬到春,从春到夏,看到熟识,又超越了熟视无睹,有花时看花,无花时看果、看叶。还记得一场大雪之后,荷花玉兰的叶子格外青翠,满树的雪,仿佛变成了满树的花。那一刻,我不再只爱它的花儿,也爱上了雪中依然不落的叶。

过无数弯路,幻想过无数依靠,经历过无数生离死别,见惯了世间的种种丑恶,一次次梦想破灭不得不面对惨淡的现实,又一次次振作精神拿出命去拼,永远看不到希望却又永远心怀崇高的梦想。“吾必此举,事必败,身必死,然吾辈身死之日,距光复期必不远矣。”一代代林觉民在看不见未来的迷茫、确定自己享受不到民族复兴的觉悟下,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青春,为的是让后来人能踏着他们的尸体继续寻找光明。只愿能穿越历史风烟,缅怀先烈英灵。

今天,我们在手机上看到这段历史,从电影里看到这场起义,从教科书中机械地背出它的定义,它离我们越来越远,但我们这一代人不是旁观者,我们有幸生逢中国步步凌云的壮阔,亦有责以萤火末光为中国增辉。

1911年,辛亥革命结束了70年风雨飘摇的清王朝。2019年,烈士鲜血染红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猎猎飞扬,山河社稷荡开一笔,提笔不谈风月,只论锦绣前程。长江大浪,吾如沙砾,虽至微至鄙,吾爱国之心,至死不渝!

庚子端午郊西采风作品选登

别调临江仙

廿载悠悠常忆取,这湾软水柔风。芳堤筇冢葬多情。对人谈往事,知是倩谁听?

幻境几番迷醉眼,聪明总误浮名。铅华褪尽此身轻。惻然斜照里,古渡草青青。

又一首

烧烤桥头烟霭起,诗怀酒助精神。月牙斜上挂溪滨。扮汀洲夜色,更妩媚三分。

遥看前方明灭处,朦胧几点孤村。小船渔火认非真。临歧人欲渡,谁是渡人?

(瘦丁)

越溪春·庚子端午颍歧口夜月

今古月行多圆缺,端午似弯刀。颍歧口外河如镜,嗟叹中、心醉离骚。插艾门楣,诗联国运,风助江潮。

星云自在逍遥,归棹岸边抛。蓦然鱼跃破浪点,赞,三川闹海妖娆。当忆初心齐奋勇,华夏笑声高。

(都烨)

少年游

华灯初上雾烟浓,蛙唱晚歌声。孙嘴桥下,雄黄尽饮,酒兴惹诗情。

一弯新月枝头挂,暮色渐朦胧,清影波摇,涟漪东去,往事已成风。

(王婷美)

定风波·孙嘴桥

间有烟村并小桥,白云映水漫招摇。对蝶不离身左右,轻嗅。绿畴如画正妖娆。

一瞥缠绵情入梦,心动。浮华过后避尘嚣。拂面清风吹古渡,思慕。颍河岸畔自逍遥。

(云儿)

[中吕·红绣鞋]咏月牙

宫样眉儿新月偃,多情眸子水容颜。旖旎缱绻颍河边。影摇杨柳上,态娇蒲蓼间,又偷把银辉洒夜天。

[北越调·凭阑人]颍畔即兴

乘缕清风来水边,泛叶浮槎到月前。那条天河桥下湾,今又是、人间端午天。

(刘绮烟)

百年往事非尘埃

■梁冰雪

1949年10月1日,在天安门城楼上,毛主席宣布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!”

2019年10月1日,在天安门城楼上,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:“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!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!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!”

70年就这么过去了,在这70年里,我们经历了很多大事件,这70年里的每一刻都让世界惊叹中国的强大,很多人都说中国盛世终得偿所愿,然吾辈皆知,这团烛火如何在不知不觉间变得明亮,如何最终汇聚成冲天火光。

历史是中国的灵魂,而这灵魂却又往往如同尘埃,细碎、纤弱,无处不在。它常常附在现实的表层,使现实变得苍老,又随着时间的推移定义着往事的深刻。对中国的历史远远称不上了解,我所看到的仅仅是漫天尘埃中的一块碎片,却也足够令我为之振奋、为之

痛心。

1911年是我记忆里最深刻的一年,倒不是因为辛亥革命作为重点被历史老师屡屡强调,而是那一年的《与妻书》墨字如血、哀情寸寸;也不是因为那年的武昌起义是多么深刻地改写了中国历史,而是我深知那一年的成功是多少次失败的累积。我脑海中总是会浮起苍灰色的天幕下中国饱经沧桑的轮廓,长时间的混乱与动荡早已泯灭了曾经的繁华与辉煌,破损的楼房正在列强的炮火声里瑟缩,回忆着往昔的琼台玉阁。那一年的林觉民们用自己的生命做赌注,心怀天下,立志将四万万人引向光明,最精锐的起义者却成了最痛心的就义者。

你无法想象这个民族为了搭上现代化末班车、重回列强之林的决心和疯狂。百年的时光,数代人的前赴后继,受尽了屈辱而流干了血被杀死的人足以填满几个国家。这个民族的求索之路走